

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传记 | 主编 周宪

Haruki Murakami and the Music of Words

洗耳倾听

村上春树的世界

[美] 杰·鲁宾 著 冯涛 译

Jay Rubin

南京大学出版社

Haruki Murakami and the Music of Words

洗耳倾听

村上春树的世界

〔美〕杰·鲁宾 著 冯涛 译

Jay Rubin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洗耳倾听：村上春树的世界 / (美) 鲁宾
(Rubin, J.) 著；冯涛译 —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2

ISBN 978 - 7 - 305 - 08356 - 3

I. ① 洗 II. ① 鲁 ② 冯… III. ① 村上春树一文
学研究 IV. ① I313.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87174 号

Haruki Murakami and the Music of Words

By Jay Rubin

Copyright © Jay Rubin 2003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Vintage 2005

Th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12

by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Nanjing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Through Bardon - Chinese Media Agency,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 - 2009 - 408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丛 书 名 20 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传记
书 名 洗耳倾听：村上春树的世界
著 者 [美]杰·鲁宾
译 者 冯 涛
责任编辑 芮逸敏

照 排 江苏南京大学印刷厂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0.5 字数 245 千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08356 - 3
定 价 29.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件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译本序

我应该向本书作者杰·鲁宾教授学习，先痛快地承认我也是村上春树的“粉丝”。我一直也跟鲁宾教授有点类似，看不大起排行榜上的“文学”，用鲁宾教授的话说就是“懒得屈尊去翻翻肯定是描写青少年喝醉了酒在床上乱搞之类的愚蠢货色”——当然，我们自己的畅销文学只有更加不堪。但在读了《挪威的森林》，特别是《寻羊冒险记》之后——擅用一个村上的比喻——就像一头巨大的猿猴用一柄大槌在我脑后死命一击——我就被村上彻底击倒了。那是当初漓江出版社推出的“村上春树精品集”，除了上述两部长篇之外，还有《舞！舞！舞！》、《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两部长篇和一部短篇选集《象的失踪》。我几乎“心急如焚”地以最快的速度把它们全部看完——好在还有译林出的《奇鸟行状录》。但在我即将翻完最后几页时，我竟感到一种巨大的恐慌：怎么办？都已经看完了，没的看了。怎么办？村上本人曾引约翰·欧文的话说什么是“好故事”：“一个好故事就像一剂麻醉针。如果你能把一个好故事注入读者的静脉，他们就会形成依赖，跑回来要求再来一剂，不管评论家如何评说。”我当时的感觉庶几类似。此后就是我在沪上各大小书店焦虑地找寻村上新书的过程：没办法，我真是上瘾了。我都没来得及客观理智地分析一下这位村上君到底好在何处就已上

了他的套，这种经历在我已不算短的读书生涯中还真是不多见。翻看当时购书时记在书扉页上的日期：那套“精品集”是2000年1月7日买的，《奇鸟行状录》是1月9日。对了，印象中满城找寻村上新书时确实是冬日。也还确实让我找到了一两本“新书”，但满心狂喜地翻看之下才知道原来是冒名顶替的盗版。缺失之下的不满足中我想起了钱钟书还是张爱玲的一个比喻：像一颗刚刚拔掉的牙齿，越发彰显出缺失之痛。转过年头（谢天谢地！），上海译文出版社开始大规模推出“村上春树文集”（截至目前已出版二十九种村上作品的中译本，“即将出版”的书目中已列到三十七种），在我，真有荒漠碰上甘泉的痛快酣畅之感。当然，在这长达五年多的阅读过程中，也有感觉不满的时候：觉得村上在某一点上没有写透，或是某种程度上在重复自己，毕竟都只是支离破碎的感念，一晃即逝。最重要的问题是村上的作品到底有何突出之处，他是个立意深刻的严肃作家亦或只不过是迎合读者口味的畅销书作家——他到底因何能如此令我入迷，自己一直以来除了直观的喜爱之外都未曾深究。感谢哈佛大学日本文学教授杰·鲁宾的这本村上春树评传，我在这一年多翻译的过程中，借助他的“法眼”，参照自己的阅读经验，将村上的作品及人生重新理过一遍。原本模糊直观的印象渐渐清晰起来，上面提出的几个问题自觉也有了确定的答案：村上春树是一位严肃的小说家，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执著、深入地探讨了人之为人的诸多根本意义和问题：生与死的意义、真实的本质、存在与时间、记忆与物质世界的关系、寻找身份和认同、爱之意义，等等。

村上春树直到二十九岁才开始写作，而一旦开始就一发而不可收。当年他的爵士乐酒吧开得蛮兴隆的，而且他也相当享受这种自食其力的相对自由的生活，那他为什么突然想提笔写一部虚

构的小说？据村上自己讲，他是在一个午后一边喝啤酒一边看一场棒球赛时突生写作念头的，至于内在的原因，我想村上的以下一段话或者可以道明：

一个叙事就是一个故事……它是一个你不断做的梦，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到。就像你在不断地呼吸一样，你也不断地在继续梦到你的故事。而且在这些故事中你拥有两副面孔。你同时既是客体又是主体。你是全部又是部分。你是真实又是个幻影。既是“讲故事的”，同时又是故事中的“人物”。正是藉由我们故事中的这种多层次的角色，我们才治愈了在这个世界上作为一个孤独无依的个体所感到的寂寞。

“叙事”(narrative)对村上而言就像个反复不断的梦，只有将这个梦——自我内心中的那个故事表达出来(“升华”)，才会“治愈在这个世界上作为一个孤独无依的个体所感到的寂寞”。

那么，如何将这个故事表达出来？为什么将故事表达出来就能治愈一己的孤寂？村上在《奇鸟行状录》中借评论自发的故事讲述者肉桂之机，将他深思熟虑的思考和盘托出：

肉桂于写作中追求的东西……是在认真求索他这个人之所以存在的意义。而且他希望通过追溯自己出生前就发生的事件找到答案。……而为此势必需要填补自己鞭长莫及的过去的几个空白。于是他企图通过自己动手构筑故事来补足进化链条中失去的环节……他以完全继承自母亲的讲故事的基调来讲述自己的故事，也就是说：事实未必真实，真实的未必是事实。至于故事的哪一部分是事实哪一部分不是，对于肉

桂来说大概无关紧要。对肉桂而言至关重要的不是(一个人)干了什么,而是(那个人)可能干什么。一旦他成功地讲完了这个故事,答案也就昭然若揭了。

为什么写作?为了求索个人之所以存在的意义。为了这一求索,则一定不能拘泥于所谓的事实,但求真实。而村上舍“现实”取“真实”的途径就是深挖自我意识的深处,深掘自己精神上的过去(直至集体无意识的层面),挖掘得越深,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现实与记忆、生与死的界限就越来越模糊——搞不好(还是搞得不好?)就会跟“另一世界”迎头撞上。于是在《寻羊冒险记》中就有了那只生有星斑的羔羊,就从意识的最深处蹦出来一个“羊男”,在《舞! 舞! 舞!》中就会邂逅那间装满骸骨的房间,而在《海边的卡夫卡》中则有威士忌商标杀猫、肯德基的创始人山德士上校拉皮条,最了不起的就是《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那并立的两个世界——那个有独角兽出没的“世界尽头”就是“我”最深层的精神世界!等等,不一而足。虽然这“另一世界”并非总是死亡和湮灭(“羊男”就是个例子),不可否认,其主题仍然不可避免地“死亡”相连。而村上写作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都可以看做他主动地深挖或被动地静待意识最深层的故事进入脑际的过程,这一过程因深入到意识的最深层,可能凶险无比。也正因此,村上曾坦诚自己每次在创作一部新的长篇小说时都会切实深刻地体验到死的滋味。

村上春树最初趴在酒吧的餐桌上从后半夜一直写到日上三竿之时,他还不太清楚到底“应该”写什么,只是想将“不断梦到的”那个故事一吐为快。从《且听风吟》开始,作品的主人公就已经自感与世界与他人(哪怕是自己的最好的朋友)总隔了段距离,因此“不得

不”取一种酷酷的、超然的姿态。从一开始，村上就本能地厌恶那种“日本状况”，一心想从日本以及日语(!)的诅咒中脱身出来，逃得越远越好。一直到《挪威的森林》，村上还借花花公子永泽之口道出“我”本质上“是只对自我感兴趣的人……缺乏在内心深处爱上任何人的能力……总有个地方保持完全的清醒和疏离”。而随着村上本人的愈发成熟，他开始探讨自己为什么会一直秉持这种疏离态度，他开始将写作当做探讨他之所以疏离的途径。他开始探索他的生活他的时代以及他本国的历史，试图搞清楚这其中到底欠缺了什么才导致了他的这种疏离感，导致他无法感受更多的东西。以下就是他的结论：

我们确实远离了战前的天皇体制并确立了和平宪法。结果我们也确实逐渐进入一个以现代公民社会的意识形态为基础的高效而且理性的世界，而且这一点已经为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几乎压倒一切的繁荣昌盛。然而，我(也许还有很多人)却似乎仍然免不了疑心：即使到了现在，在社会的很多领域内，我们仍然在和平地、静悄悄地被当做微不足道的消费品给彻底抹去。我们已经相信我们生活于其间的日本是一个我们的基本人权得到保障的所谓自由的“公民社会”，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如果将表层剥去，我们会发现骨子里在呼吸和跳动的仍是那个旧有的封闭国家体系或曰意识形态。

像《奇鸟行状录》中的肉桂一样，他也“希望通过追溯自己出生前就发生的事件找到答案”，而日本对亚洲其他民族特别是对中国的侵略以及至今仍不愿直面那段历史、承担相应的道义责任正是最大的问题。《寻羊冒险记》中的羊博士曾道：“现代日本愚蠢的根

源在于我们在跟其他亚洲民族的接触中什么都没学到。”

村上自从小时候偶然看到“诺门坎事件”的报道后，这一日本与蒙、苏之间发生的边境冲突就不知何故一直萦绕在他脑际，直到他将其写入《奇鸟行状录》才算了却这一心结。村上之所以对这一局部战争念念不忘，就在于这场战争正是体现将人民当做消费品抹去的那个“旧有的封闭国家体系”的最佳案例。

而更加重要的是村上对于中国的复杂态度。村上写的第一个短篇就叫《去中国的小船》，文中记述了主人公对与之有过交往的几个中国人的负疚感，而且对于中国他怀有一种莫名的情感，他想对中国讲些什么却又不知从何讲起。到了《寻羊冒险记》，村上就已经逐渐明确了对曾受到日本长期侵略、蹂躏的中国（以及中国人）的态度：那头背生星斑的邪恶之羊就是侵略中国的邪恶意志的代表，“我”的挚友“鼠”竟以生命为代价，当这头邪恶之羊进入他体内后将其彻底扼杀。自从《且听风吟》就已出现的酒吧老板、中国人杰则越来越成为理解与宽容的象征，作者竟然写道：“若是杰能来这里，所有事情肯定一帆风顺。一切都应以他为核心运转，以宽容、怜爱、容纳为中心。”“我”在完成“鼠”的遗愿后带着从黑帮那儿得到的一张巨额支票（“我和鼠挣的”）飞回故乡去看杰，那简直就像是赔付战争赔款。

据村上自述，关于《寻羊冒险记》这部小说，他在还没弄清楚到底写什么时就已确定了“羊”的主题。他在调研中发现，日本政府当初之所以在北海道鼓励农民养羊，正是为在中国北方发动战争做好物资上的准备（以小说中虚构的“十二瀑”镇作为典型代表）。至于为什么邪恶精神的体现竟然也是只“圣洁的羔羊”这个问题，我本人在阅读当中也未予深究，借助鲁宾教授的分析才豁然开朗：天皇的皇军最终目的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如此“高尚的”暴力，除了和平的羔羊，还到哪儿找更好的象征去？

如果说《去中国的小船》时期的村上还不清楚到底应对中国讲些什么，那么中经《寻羊冒险记》，到了他的鸿篇巨制《奇鸟行状录》之时，他已经再清楚不过了。在创作《奇鸟行状录》第三部期间的一次采访中，他被问到：“为什么你们这一代人要为你们出生前就已结束的战争负责？”他的回答是：

因为我们是日本人。当我在书中读到日军在中国的暴行时，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那是如此愚蠢，如此荒谬和丧心病狂。那是我的父辈和祖辈的罪行。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驱使他们干出这样的事：屠戮成千上万的平民。我试图去理解，却怎么也做不到。

中国已成为日军在战争中犯下的恐怖的屠杀罪行的象征对象。日本近代血腥的历史就活在村上以及主人公冈田亨的内心，要想解决自身的问题，要想解决日本当代的问题都不得不直面那段血腥的历史。而且村上认为，每一个日本人都应该这么做。

村上的作品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最初的他本能地取一种疏离态度，沉浸在一己的臆想世界，后来的他开始探索他之所以疏离的根源，从内在的集体无意识一直到外在的日本近代史及意识形态。后期采访阪一神地震受灾者及东京地铁毒气事件受害人和奥姆真理教教徒写就的纪实作品，立意亦在于揭出日本社会弊端的根源：“在研究东京毒气袭击的过程中我再次为日本社会那种封闭的、逃避责任的事实所震惊：如今的行事方式竟然跟当时大日本帝国陆军的行事方式如出一辙。”

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风光无限，以上我只拈出几点我认为村上作品中最重要特质予以强调，书中自有更全面和深入的论述。而且更多的精彩光影都留待读者在本书中慢慢领略吧。比如，我最钦佩的村上那天马行空般神奇的想象力，每每令我惊叹不已。

最后，还有几个事实需交代一下。本书原名 *Haruki Murakami and the Music of Words*，直译应是《村上春树与文字之音乐性》，所以各章的标题也都跟音乐有关。不过因为直译太不像个书名，译者鲁钝，实在想不出既“信”又“雅”的译法，经反复斟酌定下了现在这个译名。为我国读者阅读的方便起见，译者大胆删除了原书四百多个注解（大多是引文出处）的绝大部分以及篇首的“致谢”、篇末有关村上的英文评论等附录。附录《翻译村上》对于了解西方国家对于村上作品的接受情况不无帮助，特予保留。附录作品表不但收入村上的原创作品，还罗列了村上的翻译作品，村上的译作范围和数量都很惊人，不过都是他本人喜欢甚至是对他的创作有过巨大影响的作品（主要是美国现当代作家的佳作），喜欢村上的读者不妨“按图索骥”，找来这些作品的中译本对读（对于村上特别喜欢或跟他的创作有千丝万缕关系的作家，译者特意加了些较详细的注释，希望能对读者有所助益）。感谢我的朋友孟丽对我翻译工作的支持和“纵容”，感谢王俊兄对书中涉及的大量拉丁字母拼写的日本专用名热心而又专业的帮助。翻译这本书对我而言是一次愉快的经历，希望与村上春树众多的“粉丝”们分享。

冯涛

2005年7月

感谢我的老同学杨全强兄重新购买版权，使这本评传有机会

推出新版。转眼五六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村上又出版了几部新作，除了一本记述他跑步感想的随笔以外，最重头的就是厚达三卷的《1Q84》了。这或许就是当初他在“瞻望未来”时，提出的想创作一部类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式的“综合性小说”的结果吧。而至于“村上君”到底有没有实现他多年来的文学理想，那就只能是见仁见智——或许只能留待将来评说了。

冯涛

2011年3月

作者弁言

我还是开宗明义坦白承认的好：我是村上春树的“粉丝”。我在读他的作品时喜欢上了他这个人。我知道还有很多跟我一样对他产生了亲情之感的村上迷，他们渴望更深入了解他的人生和艺术，但又苦于不通日文。这本书就是为这些同道中人写的。

我开始翻译村上春树的作品以来就不断收到读者的来信，他们提出过五花八门的疑问，在本书中我试图一一予以解答。因特网上的读者评论算是我另一个灵感源泉。我知道这种创作方式会引起人们对我学术研究客观性的置疑，但我宁肯认为我的学术背景正好可以助我一臂之力，使我能更中肯地向别人以及我本人解释清楚我心目中村上春树的形象，也包括指出我认为他犯下的一些错误。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我在引用他作品的译本时依据自己的解读在某些我认为必要的地方做了些许改动。我这么做不是故意混淆视听，也是藉此向读者说明文学翻译，特别是当代文学的翻译可以多么地见仁见智。当然，我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与读者分享我在阅读和翻译村上作品时感受到的兴奋之情，同时也可以对这些作品的创作理路有更多的会心。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来，跟我一起分享村上艺术世界的无限风光吧。

Pintac ni derewohs, amat^①

杰·鲁宾

① 这是村上春树一句“回文”标题译成英文后的反写。参见后文。

纪念

弥尔顿·罗宾(1909—1963)

弗朗西斯·罗宾(1913—1993)

酒井一平(1909—1995)

酒井正子(1917—1992)

目 次

译本序 / 1

作者弁言 / 1

1 “Boku”的诞生 / 1

切碎的洋葱和拆散的小说 / 17

《且听风吟》第一章 / 30

2 半已忘却的旋律 / 37

《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 / 38

《穷婶母的故事》 / 44

《去中国的小船》 / 51

《袋鼠佳日》 / 54

3 洗耳倾听 / 61

《寻羊冒险记》 / 65

4 练习曲 / 89

《萤，烧仓房及其他》/ 90

《旋转木马鏖战记》/ 94

5 自我之歌 / 99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99

6 瓦格纳序曲与现代化厨房 / 116

《再袭面包店》/ 116

《象的失踪》/ 121

7 流行曲 / 128

《村上朝日堂》/ 128

《挪威的森林》/ 131

8 随着迥异的曲调起舞 / 150

《舞！舞！舞！》/ 150

《电视人》与《眠》/ 154

《托尼瀑谷》/ 162

9 再次上路 / 166

《国境以南，太阳以西》/ 175

10 《贼喜鹊》序曲 / 182

《奇鸟行状录》/ 185

11 大地的律动 / 216

《地下》/ 216

《列克星敦的幽灵》/ 226

《斯普特尼克恋人》/ 228

《地震之后》/ 233

12 乐声继续 / 242

《海边的卡夫卡》/ 248

《少年卡夫卡》/ 271

《麦田的守望者》/ 273

《生日故事》/ 275

瞻望未来 / 278

附录一 / 280

翻译村上 / 280

附录二 / 296

村上春树主要作品表 / 296

附录三 / 302

乔治·布什绝不可能是村上春树的“粉丝”

——杰·鲁宾教授访谈录 / 302